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種

王雲五主編

明 文 在

(六)

薛 熙 纂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明 文 在
(六)

薛 熙 纂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總編纂者
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明文在卷六十四

記

成趣軒記

胡翰

凡物之自得。其得乎己者。己知之。人莫知也。得乎天者。天知之。人莫知也。天也者。莫之致而致也。雖己亦莫知之也。曷從而得之。惟無係累者得之也。扁之於輪。良之於御。蒲且之於射。詹何之於釣。極天下之技。自以爲得矣。大叔之田。虞民之博。昭文之鼓琴。孟公之飲酒。極天下之樂。自以爲得矣。由君子觀之。其溺於物一也。天下有不溺於物者。然後至焉。若靖節先生之所謂成趣者。其得於天爲何如也。張君子愚。意有契於是。遂卽其居室而扁之。子愚客睦州城中。有屋數楹。僦地龍山之下。有蔬數畝。朝挾一童以出。荷鋤耕植。倦而休。休而復作。自食其力。恆懼不給。非有三徑之松菊。與桑麻也。又性不嗜酒。親戚故人。居中州者爲多。加以師旅。歷歲踰時。不能會合。相勞問。非有近局之雞黍。與壺觴也。獨其環堵蕭然。短褐簞食。其貧類焉。而猶未能無車馬之喧。如柴桑栗里也。則子愚之所以成其趣者。將孰信之。予以爲萬物一體也。萬古一息也。隨其所在而自得者。皆天也。以其所無。慕其所有。雖苟得之。非天也。故子愚之於靖節。不必同。不必不同。各適其適而已矣。各適其適者。且莫知其然而然矣。此天也。其趣固天趣也。予每恨無以得之間。從子愚游。見其甘隱約。樂淡泊。頹乎其順也。未嘗不咨嗟變色。使吾得託於田父野老。相與款門一笑。於願足矣。安能老而浮湛斯世。猶曰古之人古之人哉。

見村樓記

歸有光

崑山治城之隍。或云卽古婁江。然婁江已湮。以隍爲江。未必然也。吳淞江自太湖西來。北向若將趨入縣城。未二十里。若抱若折。遂東南入於海。江之將南折也。背折而爲新洋江。新洋江東數里有地名羅巷村。亡友李中丞先世居於此。因自號爲羅村云。中丞遊宦二十餘年。幼子延實產於江右南昌之官廨。其後每遷官輒隨。歷東竟汴楚之境。自岱岳嵩山匡廬衡山瀟湘洞庭之渚。延實無不識也。獨於羅巷村者。生平猶昧之。中丞旣謝世。延實卜居縣城之東南門外金潼港。有樓翼然出於城闔之上。前俯隍水。遙望三面。皆吳淞江之野。塘浦縱橫。田塍如畫。而村墟遠近映帶。延實日焚香灑掃。讀書其中。而名其樓曰見村。予聞過之。延實爲具飯。念昔與中丞遊時。時至其故宅。所謂南樓者。相與飲酒論文。忽忽二紀。不意遂已隔世。今獨對其幼子飯。悲悵者久之。城外有橋。予常與中丞出郭造故人方思曾。時其不在。相與憑檻。常至暮悵然而返。今兩人者皆亡。而延實之樓。卽方氏之故廬。予能無感乎。中丞自幼攜策入城。往來省墓。及歲時出郊嬉遊。經行之徑。皆可指也。孔子少不知父葬處。有輓父之母知而告之。予可以爲輓父之母乎。延實旣能不忘其先人。依然水木之思。肅然桑梓之懷。愴然霜露之感矣。自古大臣子孫。蚤孤而自樹者。史傳中多其人。延實在勉之而已。

世有堂記

歸有光

沈大中以善書名里中。里中人爭客大中。大中往來荆溪雲陽。富人延之教子。其性獨好。及爲歌詩。意灑然不俗也。卜築於城東南。取昌黎韓子辛勤三十年。乃有此屋廬之語。名其堂曰世有。夫其視世之捷。

取巧得。倏然而至者。大中不爲拙耶。其視世之貪多窮取。缺然日有所冀者。大中不爲固耶。嗚呼。彼徒爲物累者也。天下之物。其可以爲吾有者。皆足以爲累。歎於其未有而求之。盈於其既有而不饜。夫惟其求之之心生。則不饜之意至。苟能不至於求也。故當其無有。不知其無有。一旦有之。亦適吾適而已矣。茲其所以能爲有者也。大中之居。本吾從高祖之南園。弘治正德間。從高祖以富俠雄一時。賓朋雜遝。觴詠其中。蛾眉翠黛。花木掩映。夜深人靜。環溪之間。絃歌相應也。鞠爲草莽。幾年矣。最後乃歸於大中。夫有無之際。其孰能知之哉。純甫吳先生雅善大中。爲之請記。予觀斯堂之名。有足慨者。遂爲書之。

滄浪亭記

浮圖文瑛居大雲庵。庵環水。卽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。求予作滄浪亭記曰。昔子美之記。記亭之勝也。請子記吾所以爲亭者。予曰。昔吳越有國時。廣陵王鎮吳中。治南園於子城之西南。其外戚孫承祐亦治園於其偏。迨淮海納土。此園不廢。蘇子美始建滄浪亭。最後禪者居之。此滄浪亭爲大雲庵也。有庵以來二百年。文瑛尋古遺事。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。此大雲庵爲滄浪亭也。夫古今之變。朝市改易。嘗登姑蘇之臺。望五湖之渺茫。羣山之蒼翠。太伯虞仲之所建。闔閭夫差之所爭。子胥種蠡之所經營。今皆無有矣。庵與亭何爲者哉。雖然。錢鏐因亂攘竊。保有吳越。國富兵強。垂及四世。諸子姻戚。乘時奢僭。宮館苑囿。極一時之盛。而子美之亭。乃爲釋子所欽重如此。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之後。不與其澌然而俱盡者。則有在矣。文瑛讀書喜詩。與吾徒游。呼之爲滄浪僧云。

杏花書屋記

歸有光

杏花書屋。予友周孺允所構讀書之室也。孺允自言其先大夫玉巖公爲御史。謫沅湘時。嘗夢居一室。室旁杏花爛漫。諸子讀書其間。聲琅然出戶外。嘉靖初起官陟憲使。乃從故居遷縣之東門。今所居宅是也。公指其後隙地謂孺允曰。他日當建一室。名之爲杏花書屋。以志吾夢云。公後遷南京刑部右侍郎。不及歸而沒於金陵。孺允兄弟數見侵侮。不免有伶仃孤苦之患。如是數年。始獲安居。至嘉靖二十年。孺允蒼公所居堂。因於園中構屋五楹。貯書萬卷。以公所命名。揭之楣間。週環藝以花果竹木。方春時。杏花粲發。恍如公昔年夢中矣。而回思洞庭木葉芳洲杜若之間。可謂覺之所見者妄。而夢之所爲者實矣。登其堂。思其人。能不慨然矣乎。昔唐人重進士科。士方登第時。則長安杏花盛開。故杏園之宴。以爲盛事。今世試進士。亦當杏花時。而士之得第。多以夢見此花爲前兆。此世俗不忘於榮名者爲然。公以言事忤天子。閒關嶺海十餘年。所謂鐵心石腸。於富貴之念。灰滅盡矣。乃復以科名望其子孫。蓋古昔君子愛其國家。不獨盡瘁其躬而已。至於其後。猶冀其世世享德。而宣力於無窮也。夫公之所以爲心者如此。今去公之歿。曾幾何時。向之所與同進者。一時富貴翕赫。其後有不知所在者。孺允兄弟雖抱屈於時。而人方望其大用。而諸孫皆秀發。可以知詩書之澤也。詩曰。自今以始。歲其有君。子有穀。貽孫子。于胥樂兮。吾於周氏見之矣。

耐齋記

歸有光

萬安劉先生來教崑山學。學有三先生。而先生所居稱東齋。先是兩齋之衙。皆在講堂東偏。近乃徙之西。頗爲深遠清闊。先生至則扁其居曰耐齋。予嘗訪先生於齋中。於時秋風颯然。黃葉滿庭。戶外無履跡。獨

一卒。衣阜衣。承迎左右。爲進茗漿。因坐語久之。先生曰。吾爲是官。秩卑而祿微。月費廩米三石。具饘粥養妻子。常不給。爲耐貧。上官行縣。吾於職事無所轄。往往率諸生郊迎。至則隨令丞簿拜趨。唯諾。爲耐辱。久任之法不行。官無崇卑。率以期月遷徙。速化。而吾官常不遷。爲耐久。有是三耐。吾是以名吾齋。予旣別去。一日使弟子沈孝來求齋記。昔孟子論士不爲道。至於爲貧而仕。惟抱關擊柝爲宜。夫舍學者之職業。而爲抱關擊柝。蓋亦有甚不得已者矣。惟近代學官與書院山長之設。以待夫士之有道而不任職者。蓋爲貧與爲道兼行而不悖。此其法足以優天下之學士。爲特愈於前世也。故當時號博士官爲清高。雖然。求爲清高。而其間容有不能耐者。夫使其不能耐。則雖博士官不可爲矣。使其能耐。如孟子所謂抱關擊柝可也。揚雄有言。非夷齊而是柳下惠。首陽爲拙。柱下爲工。士之立身。各有所處。夫使其能耐。雖至於大臣宰相可也。因書其說。使孝歸而質之先生云。

寶界山居記

歸有光

太湖東南巨浸也。廣五百里。羣峯出於波濤之間。以百數。而重涯別隴。幽谷曲隈。無非仙靈之所棲息。天下之山。得水而悅。水或東隘。迫狹。不足以盡山之奇。天下之水。得山而止。山或孤子卑稚。不足以極水之趣。太湖潏淼瀕洞。沈浸諸山。山多而湖之水足以貯之。意惟海外絕島勝是。中州無有也。故凡奔湧屏列於湖之濱者。皆挾湖以爲勝。自錫山過五里湖。得寶界山。在洞庭之北。夫椒湫水之間。仲山王先生居之。先生蚤歲棄官。而其子鑑始登第。亦告歸。家庭間。日以詩畫自娛。因長洲陸君來請。予爲山居之記。予未至寶界也。嘗讀書萬峯山。盡得湖濱諸山之景。雖面勢不同。無不挾湖以爲勝。而馬跡長興。往往在殘霞

落照之間。則所謂寶界者。庶幾望見之。昔王右丞輞川別墅。其詩畫之妙。至今可以想見其處。仲山之居。豈減華子岡。歆湖諸奇勝。而千里湖山。豈藍田之所有哉。摩詰清思逸韻。出塵壚之外。而天寶之末。顧不能自引決。以濡羯胡之腥羶。以此知士大夫出處有道。一失足遂不可浣。如摩詰令人千載有遺恨也。今仲山父子嘉遜於明時。何可及哉。何可及哉。

坦齋記

金寔

吳宗政之居在京師東城閭闔中。樸然一室也。署其題曰坦齋。予嘗過之。宗政曰。僕將思樂乎平易也。先生幸有以教之。予曰。平易。天下之善道也。而今人鮮克由之。豈世方以奇崛爲高。艱脆爲安。好僻怪而樂深險。以平易爲不足爲。故弗由耶。胡不舉天下之所共由者而喻之哉。周道如砥。安車由之。鳴和鸞。中節奏。無不如意。坐車中者。暢然而舒泰。江流一碧。巨艦中浮。風濤不驚。棹夫唱和。處舟中者。晏然而無虞。由乎平易。故能坦坦也。若夫攀危徑。履巉巖。臨萬仞之壑。逆百折之澗。未有不神褫而膽落者。不由平易。烏能坦坦哉。君子察夫是理。恆置心於平易之地。舍躁而趣靜。遵分以循理。久則心廣體胖。將無適而不坦坦矣。是故大易有履道之象。聖人有蕩蕩之稱。皆所謂坦也。宗政起謝曰。先生之言至矣。水陸舟車之喻。僕未暇遠觀焉。試以日接於目者言之。僕之居四通八達之衢也。雞鳴而起。貴賤紛沓。鶩利達者。躋攀於分寸。殖財賄者。較量於錙銖。百技衆工。四方所集。忻者笑。戚者悲。怒者搏。強者敗。詭欺擲揄。滑稽突梯。千態萬狀。以求售其術。寧有樂平易而坦坦者乎。僕於是乃求喧中之寂。掩戶以息。香一縷。書數十卷。或從事於咕嚕鉛槧。資之以爲養。此外殆無營焉。願因先生之言。勉其所未至。以求自異於庸衆人。不知其不

可也。於是舉凡布席、豆羞觴醕、樂予於齋內、獻酢互更、懽然洽矣。爲之歌曰：坦兮坦兮，去爾町畦，絕爾多岐，遵大路兮，以遨以嬉。秣吾馬兮膏吾車，吾與爾同歸。宗政吳人，敏而好學，善鍾王楷法，爲時輩所推讓，搢紳大儒皆樂與之游。宗政漠如也，其自待與其名齋，若不相背馳云。

可樓記

高攀龍

水居一室耳。高其左偏爲樓，樓可方丈，窗疏四闢。其南則湖山，北則田舍，東則九陸，西則九龍峙焉。樓成，高子登而望之曰：可矣。吾於山有穆然之思焉，於水有悠然之旨焉，可以被風之爽，可以負日之暄，可以賓月之來而餞其往，優哉游哉，可以卒歲矣。於是名之曰可樓。謂吾意之所可也。曩吾少時，慨然欲遊五嶽名山，思得邱壑之最奇，如桃花源者，託而棲焉。北抵燕趙，南至閩粵，中踰齊魯，殷周之墟，觀覽所及，無足可吾意者。今乃可斯樓耶？噫，是予之惑矣。凡人之大患，生於有所不足，意所不足，生於有所不可，無所不可焉，斯無所不足矣。斯無所不樂矣。今人極力以營其口腹，而所得止於一飽，極力以營居處，而所安止凡席之地，極力以營苑囿，而止於歲時十一之遊觀耳。將焉用之？且天下之佳山水多矣，吾不能日涉也，取其可以寄吾之意而止，凡爲山水者一致也，則吾之於茲樓也可矣。雖然，有所可則有所不可，是猶與物爲耦也。吾將由茲忘乎可，忘乎不可，則斯樓又其贅矣。

文滹堂記

袁宏道

予旣僦居東直之房，潔其廳，右小室讀書，而以徐文長所書文滹堂三字扁其上。或曰：會稽水鄉也，今京師翬塵張天，白日茫昧，而此堂中無尺波寸沼之積，何取於漣滹而目之？居士笑曰：是未旣水之變者也。

夫天下之物莫文於水。突然而趨，忽然而折。天回雲昏，頃刻不知其幾千里。細則爲羅縠，旋則爲虎眼。注則爲天紳，立則爲岳玉。矯而爲龍，噴而爲霧。吸而爲風，怒而爲霆。疾徐舒蹙，奔躍萬狀。故天下之至奇至變者，水也。夫子，水國人也。少焉習於水，猶水之也。已而涉洞庭，渡淮海，浮絕澤，放舟嚴灘，探其五泄，極覽江海之奇觀，盡大小之變態。而後見天下之水，無非文者。既官京師，閉門構思，胸中浩浩，若有所觸。前日所見澎湃之勢，淵洄淪漣之象，忽然現前。然後取遷固、杜甫、李白、韓、歐、蘇諸公之編而讀之，而水之變性，無不畢陳於前者。或束而爲峽，或迴而爲瀾，或鳴而爲泉，或放而爲海，或狂而爲瀑，或匯而爲澤，蜿蜒曲折，無之非水。故予所見之文，皆水也。今夫山高低秀冶，非不文也。而高者不能爲卑，頑者不能爲媚，是猶膠固水則不然。故文心與水機一種而異形者也。夫子之堂中所見，無非水者。江海日交於睫前，而子不知子則陋矣。予堂何病焉。

長林亭記

莫雲卿

長林亭者，呂子心文之所築也。呂子性好竹，既拓地宅居之，後倚城環堵而爲園。園曰友芳，開方數百餘武，度其左偏東之北，臺榭花石陂池，分布周列，深宛而可游也。其右偏西之南，皆竹也。大都得拓地之半，延袤而成林，引而望之，翛然遠矣。分林而爲徑，徑有曲沼，架石而爲梁。竹下置磐石，石方正堅潤，如彈棋局可憩而憑也。旁竹屈垂，時時拂掃石上，初無塵垢。風至，竹石之韻，泠泠相發，聞管簫音。於是呂子樂之，鑄石銘焉。久之，懼爲風雨苔蘚之所剝也，則又刪竹，覆石結茅而爲亭。亭不盈丈，周無牖戶，耳目虛朗。呂子雅慕閑靜，日徜徉林間，嘯歌自適，或倦而小憩，或醉而待醒，或擊拊以佐嘯歌。於是呂子樂甚，予嘗從

雲間一過。呂子弛然憩予於斯亭也。謂予曰。吾樂於斯亭也。子知之乎。吾方愛竹。竹成而得几。又因几而得亭。三者不相期而相得。吾未嘗有意於其間也。然林得竹而幽。竹得几而清。几得亭而勝。蓋長林之趣。備於斯亭。三者相得而成林。吾亦未嘗有意於其間也。子入吾林。憩吾亭。得吾之樂也乎哉。予曰。子信樂夫斯亭歟。几歟。竹歟。夫竹宜閒靜。亭宜嘯歌。几宜倦宜醉。宜擊拊。數者合而後樂。皆子之境也。吾視吾子。機械不藏乎心。得失毀譽不戕其真。形在六合之內。而神游八極之外。莊生有言曰。今之隱几者。非吾之隱几者也。又焉知夫樂在於斯亭歟。几歟。竹歟。彼弛然置我於斯亭者。子歟。我歟。不得而知也。夫如是。子之樂殆庶幾哉。呂子驪然而笑曰。有是哉。言近道矣。書以記之。

歇庵記

陶望齡

酣中閣之前。隙地從丈許。繚垣爲門。庭之東西各覆土。壇焉。謀以蒔花草。久之始得木芍藥數本。列植之。溉之失節而槁。遂爲空壇矣。閣下左偏一室曰歇庵。奉親之暇。輒憩息焉。故稱庵曰歇也。噫嘻。士君子所驚於世而不可止者。豈非以其志與力哉。若予之羸憊迂愚。卽有志甚強。而才與力交繫之。每自惟不足於物。無益世用。以爲嗟悼。然蹇蹄願息。弱羽念棲。棲息之後。視駿馳鵬徙者。覆以爲勞矣。蓋人情窮則反本。夫安知所謂不足者之非予幸也。無聾盲之苦。無飢寒之慮。食息視聽。無不如人。而又過焉。而營營不知止。非惑也歟。庵中二榻。一几。蕉團一。儒釋書數卷。讀書宴坐。視其勤惰而寢興。于然甚樂也。嗟乎。向使予不幸。力豐而氣盛。材贍而智長。亦且追逐其嗜好。竭蹶奔走於物役之不暇。何暇去而從事於寂寥枯淡之道哉。雖然。有營一也。安知予今所從事。非惑之尤乎。去彼之營營。以適此之營營。然且以爲有是。

非焉得失焉。惑不滋厚也歟。事固有倒行逆施而後獲者。故勤之所以息也。作之所以止也。若予真所謂惰者。使予於斯道勤之不息。作之不止。其必有廢然而止息者矣。名庵所以志也。

寶善堂記

唐時升

子己之歲。晉昌唐君作堂於呂野涇之陽。重廊周匝。曲房相次。莫不欣然以爲宴遊之適也。君顏其堂曰寶善。求予文以記之。夫金玉珠璣犀象之屬。世之所謂寶也。無論取之難。而亦保之之不易。至若周之弘璧琬琰。天球及諸侯之寶。如魯有夏后氏之璜。趙之璧。梁之珠。楚之白珩。當時所謂鎮撫其國者。而君辱地削寶。無與焉。夫吉人爲善。惟日不足。若飢渴之於飲食。童而行之。白首而不倦。厚施而薄望。多喜而少怨。此豈非世之所謂善人長者乎。是寶也。不局鑄而莫之撓。不兵甲而莫之爭。置之通都大市。傳而玩之者。日千百。而莫之毀。出入於奸人暴客之中。亦知愛而衛之。相與太息。而化其貪冒恣睢之氣。又可以施之人人。老子曰。既以爲人。己愈有。既以與人。己愈多。及留之子孫。世世用之。不能盡。雖隋珠和璧。豈可同日語哉。君長者之譽。洋溢於邑中。則予所謂童而行之。白首而不倦者。真其人矣。今顏其堂以示子孫。子孫且世守此寶。而登斯堂者。因其名以得君之寶。人人且分而有之。垂橐而往。兼而還。惟其所欲。莫不如意。而君之所有固自如也。則斯堂之善。豈獨登覽宴語之美而已哉。是爲之記。

明文在卷六十五

記

賜遊西苑記

李賢

天順己卯首夏吉日。上命中貴人引賢與吏部尙書王翱數人遊西苑。明年亦如之。又明年亦如之。初入苑門。卽臨太液池。蒲葦盈水際。如劍戟叢立。芰荷翠潔。清目可愛。循池東岸北行。榆柳森排。草色鋪岸。如茵。花香襲人行。百步許。至椒園。松檜蒼翠。果樹分羅。中有圓殿。金壁掩映。四面豁敞。曰崇智。南有小池。金魚作陣。遊戲其中。西有小亭臨水。芳木匝之。曰翫芳。又北行至圓城。自兩掖洞門而升。上有古松三株。枝幹槎牙。形狀偃蹇。如龍奮爪。擎空突兀。天表前有花樹數品。香氣極清。中有圓殿。巍然高聳。曰承光。北望山峯。嶙峋峩峩。俯瞰池波。蕩漾澄澈。而山水之間。千姿萬態。莫不呈奇獻秀於几窗之前。西有長橋跨池下。過石橋而北。山曰萬歲。怪石參差。爲門三。自東西而入。有殿倚山。左右立石爲峯。以次對峙。四圍皆石。最巖巖。鰐鰐。蘚封蔓絡。佳木異草。上偃旁綴。樛葛蒼翳。兩掖疊石爲磴。崎嶇折轉而上。巖洞非一。山畔並列三殿。中曰仁智。左曰介福。右曰延和。至其頂。有殿當中。棟宇宏偉。簷檻翬飛。高插於層霄之上。殿內清虛。寒氣逼人。雖盛夏亭午。暑氣不到。殊覺神觀瀟爽。與人境隔異。曰廣寒。左右四亭。在各峯之頂。曰方壺。瀛洲。玉虹。金露。其中可跋而息。前崖有壁。夾道而入。壁間四孔。以縱觀覽。而宮闕崢嶸。風景佳麗。宛如圖畫。下過東橋。轉峯而北。有殿臨池。曰凝和。二亭臨水。曰擁翠。飛香。北至艮隅。見池之源。云是西山玉泉逶迤。

而來。流入宮牆。分派入池。西至乾隅。有殿用草曰太素。殿後草亭。畫松竹梅於上。曰歲寒。門左有軒臨水。曰遠趣。軒前草亭。曰會景。循池西岸南行。有屋數連。池水通焉。以育禽鳥。有亭臨水。曰暎輝。又南行數弓。許有殿臨池。曰迎翠。有亭臨水。曰澄波。東望山峯。倒蘸於太液波光之中。黛色嵐光。可掬可挹。煙靄雲濤。朝莫萬狀。又西南有小山子。遠望鬱然。日光橫照。紫翠重疊。至則有殿倚山。山下有洞。洞上石巖。橫列密孔。泉出迸流而下。曰水簾。其淙散激射。飛薄濺灑。最爲可玩。水聲泠泠然。潛入石池。龍昂其首。口中噴出。復潛繞殿前。爲流觴曲水。左右危石。盤折爲徑。山畔有殿翼然。至其頂一室正中。四面簾櫳。闌檻之外。奇峯回互。茂樹環擁。異花瑤草。莫可名狀。下轉山前。一殿深靜高爽。殿前石橋。隱若虹起。極其精巧。左右有沼。沼中有臺。臺外古木叢高。百鳥翔集。鳴聲上下。至於南臺。林木陰森。過橋而南。有殿面水。曰昭和。門外有亭臨岸。沙鷗水禽。如在鏡中。遊覽至此而止。大官珍饌。極其醉飽。以歸。夫一張一弛。文武之道。賜遊西苑。有弛之意焉。然張可久而弛不可多。以歲計之。弛纔一日。則又未嘗不致謹也。於是乎記。

遊陽山記

胡廣

永樂三年秋八月。皇帝因建碑孝陵。斲石於都城東北之陽山。得良材焉。其長以丈計者十有四。而有奇。闊不及長者三之一。厚丈二尺。色黝澤如漆。無疵璽。廷臣往觀之。且相其制度之宜。時諸臣往觀畢。越九月戊午。特命翰林臣往觀。於是學士解公大紳。侍講金公幼孜。暨廣偕往。己未早朝罷。由朝陽門出。過十里鋪。鋪外人家。夾道連續而居。間有市肆。直抵滄波門。門外隔平疇。山蟬聯起伏。卽城中所見諸山也。山下煙林村落。遠近映帶。耕夫餉婦。橫縱隴畝。有刈禾黍者。有登禾黍於場者。有輓車以載者。有汲以灌畦。

者有蘊草萊者。予三人觀其作勞。徘徊久之。見田塍畔繫一舟。田間水與大江相通。故有舟。然平曠野。見此一舟。亦自奇絕。水之上有古石橋。額其半。石墮塞橋下。人取便。從下行。橋上草甚深。橋西北有土溝。問之溝傍人。云國初取土築拒馬牆。就以疏牆內流水。由拒馬牆折北而行。至麒麟門。門額前中書舍人詹孟舉所書麒麟門。折東而行五六里。漸多坡陀。幼孜與予乘肩輿。上下山岡。輒相與步行。以息僕夫之力。解公騎行。常先一二里許。不見予二人來。輒下馬候。又東過一長阪。阪下路岐而二。一依阪足少折而北。一下田閒少折而南。予將循阪足而北。田間人呼曰南行。南行遂遵田畔。折入小村。由東山麓度坳入谷。行長梭十餘里。始至陽山。山下草茭數百餘里。以舍趨事者。樊其周圍作門二。通山之上下。入門百步。有井一方。小石池二。水甚清。出門上百許步。有井一。云其下舊有泉。因斃之以爲井。井之外有深坑。平山上土石填之。舉石者邪許之聲相應。仰見碑石。穹然城立。予足力稍疲倦。心急欲觀之。雖疲亦趨而登。至其下。三人相視驚愕不已。歎息所未嘗見。謂天生此石。以有所待也。山高數里。其體皆石。其旁巉巖不便登陟。從碑石之左。攀躋而上。一人引手。一人下推。又躋一級。漸至山頂。石如鑿頭者。窅窅者。竅而通者。高者下者。險不可履。作蟻緣而度。漸過碑石之右。稍平可行。予將俯觀。心掉股栗目眩。不能下視。獨解公登石立久之。予坐息定。更踰山頂數十步。望見長江數百里。隱隱而來。舟帆上下如豆。江北諸山。澹然於煙霏霧靄之間。杳不能辨。山近東北二峯。峭拔如削。卽都城東門。望見二峯。青翠高聳者。山之南有舊塚。相傳曰葉丞相墓。按金陵志。葉祖洽墓在宣義鄉。卽此是也。祖洽熙寧三年。廷對第一。官至徽猷閣直學士。太中大夫。政和七年。終於眞州。奉敕葬此。蓋葉丞相者。相傳之誤也。南望鍾山。一峯上於天際。秀立如玉。

笋都城萬雉。紅光紫氣。蔚蔚蔥蔥。結爲龍文。散爲霞彩。誠萬世帝王之都也。日過午下山。回至小村市。望見樹林陰翳中。一徑沿澗上。兩旁皆松柏。有古寺甚牢落。梁本業寺也。創於天監九年。五代時碑刻尙存。有古桂二株。其木枯朽。其旁枝復拱抱。又將枯矣。疑與寺同植者。從旁入一小軒。軒外多竹。其南有古井。水滿而清。汲以烹茶。味甘冽。乃命酒酌軒中。酌罷復尋寺前小徑。轉登寺後山。山多石。石罅多棘刺。行則鉤衣。以手蹇衣去地尺。徐行至一巨石上坐息。眺望少頃。從山脊下。至寺已昏暗。取酒燈下更酌。別入一小室坐。久始就寢。山空夜涼。寂無人語。但聞蟲鳴唧唧。窗外落葉。撼撼作聲。予久不能寐。地志云。謝靈運墓在寺近。欲待明訪之。叩僧不知其處。庚申旦離寺。由故道入麒麟門。緣鍾山麓而行。午至靈谷寺。觀當時善畫者圖雪景海水於壁。寺僧出東坡詩翰。有元諸名公品題。并宋蟻篆書金剛經觀之。至莫而還。廣自惟以匪才際遇明時。荷聖天子寵眷。置於侍從。優游禁闥。無所裨益。夙夜悚懼。況敢爲暇逸之事乎。屬聖天子致孝皇考。樹石園林。昭功德於萬世。量其制作。不敢以忽。故三事大夫及百執事。咸得賜觀。廣幸從二君子之後。徜徉於山水之間。凡目之所見。耳之所聞。與夫一草一木之微。無不可樂。是皆聖天子之賜也。烏可不知其所自。遂執筆記之。

開先寺觀瀑布記

王禕

廬山南北瀑布以十數。獨開先寺所見者最勝。開先瀑布有二。其一曰馬尾泉。其一在馬尾泉東。出自雙劍香爐兩峯間。爲尤勝。或曰瀑水之源。昔人未有窮之者。或曰水出山絕頂。衝激入深澗。西入康王谷。爲水簾。東出香爐峯。則爲瀑布也。十一月十八日。日南至。予約郡守呂侯。肩輿十數里。至開先。主僧志一作